

社會、文化與文學現象 ——在澳門比較之研究的展望

*Ana Paula Laborinho**

(柯天蓮譯)

一、文學及文化間之比較研究

在討論雙語問題上，有必要對不同文化間之關係及其複雜性在融滙眾多文化的社會裏所引起之作用進行反思。

事實上，把澳門與其它地域的文化合併起來研究是十分平常的，它證明了我們短暫的生活實踐體驗。但與此同時，造就一個保持活躍之文化滙聚地的野心與夢想。就讓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去解釋有關澳門種族混合與文化共存的問題。一直以來，從事的某些研究與總結並不是白費的，它對這地區出現珍貴與重要的文化源流作了肯定。

在此，本人想就文學與文學研究提出幾點，並重點強調澳門如何訂定可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方向。當然，我們承認文學、語言與文化都不是重複的三個概念。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各有共同的趨向：建立語言與文學間之相同性，從而產生一個十分廣泛的國家文學的概念，正因如此，輕視了各文化概念產生的相異處。這是一個特別有關涉及殖民擴張的國家的文學問題，在那些國家出現使用同一語言的文學作品，但擁有與母體文學相異的特徵。正如現今我們把葡萄牙文學從包括多種非洲文學的葡語文學中區別出來。而這些非洲國家的文學亦有別於巴西文學，因它已完全擁有其獨立性。

*澳門比較文學協會主席

這都證明了如文學般的一片外表單純的土地上也建立了與政治方面極深厚的關係，所以，無論任何情況將有助於訂定國家的範圍。我們並不停留於這廣大而未明朗、且與獲得共識還頗為遙遠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從文化組成、語言使用、“作者選擇”的國籍作標準，及有較合理的文化傳媒為原則，反映在模擬式樣的文化體系上產生的異同來訂定文學國籍^①。

除了在國家文學的定義上出現爭議外，有必要注意多文化社會間之比較，這比較產生了我們一般稱為文化混合體的異同。倘若我們分析澳門的某一類文學（從今天較普遍的Camilo Pessanha開始，上世紀末的 Adolfo Loureiro, Sam Bruno, Sant' Elmo, Jaime do Inso, 至最近的散文家Senna Fernandes或一些Ondina Braga的作品），總結出：與葡萄牙文學模式相比下存有一些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不僅限於主題上。

以澳門文學這概念進行研究是過份冒險的，且在反映上更顯不足：不僅其資料總匯編尚未擬定，其特徵亦未被識別^②。在澳門大學的葡~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範圍內，展開了一些以“文學上之澳門”命名的課程，對葡萄牙文學特別重視。它們不限於代表澳門的其他語文的文學範圍上（例如：以中、英語表達的），同時亦成為其他大學研究成果的組成部份，特別是台灣、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與德國的哥羅利亞。我們知道澳門已成為他們研究的對象，成為今天值得更廣泛研究探討的起步。

對別樹一幟的澳門文學之存在尚未認同，但已重要地顯示出澳門是容許東、西方之間的接觸。雖然可能沒有特別識別文學的一系列標記~即國家文學，但當特別與東方“景象”比較時，仍可分辨其異同處。本人用的“景象”這個詞是在空間化的理解限制上~一個可看穿不同文化間問題上的幾個不同層次的橫切面：不僅是作家與澳門複雜實況幻覺的接觸，亦是與中國文學與哲學比較時的整個系統問題。

①有關文學上“國家的”這問題，請參看葡萄牙比較文學雜誌Dedal us（第一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刊登了Walter Mignolo有關“Canon and corpus: an alternative 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colonial situations”的綜合文章。除了提出文化社會與語言社會間從屬文學體系間關係外，Mignolo亦展示了關於該問題上豐富的書目表。

②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二屆葡語作家大會上，Gracieta在講話中指出：“指澳門的文學而不是澳門文學，因為澳門文學指題材較作者為多。它的作者一般是指那些在澳門作或長或短的居留，但對於他們來說，澳門就是觸及他們敏感地帶唯一的原本性或神祕力量。”又或者是一些在此地生根的人士，正如本人一樣。在這個世紀還活着的澳門作家、觀察家、亦是參與者中，本人可提及兩位：小說家Senna Fernandes與具有民間特點的詩人：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其作品的表達語言主要是舊“澳門語”或澳門語（Lingu ma-quista）過去數世紀以來用及的，Santos Ferreira在兒時跟其雙親與祖父母輩學來的，且今天幾乎無人使用的古舊的葡國土語。（一九九一年七/九月份第十五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雜誌）。

倘若在制定問題上整個文學作品正是一文學理論是真確時，我們可以肯定已擬出了一個特別有利於澳門文學研究的大綱。事實上，多種文化共存的社會裏對研究比較文學特別殷切（同一問題亦出現於葡萄牙與中國的法律問題上），因此構成了容許與外地作交流和比較的重要觀察站。在這方面，我們體會到“比較”與“可比較的”已變得更明確了，因為這不僅是認同其一致性，同樣亦決定其相反性。

在文學上，首個提出比較文學這問題是在十九世紀末，當時成立了這一科目，它浮現於影响概念之上，並以國內文學間的接觸為先決條件。一般來說，該影响力是隨着政治與經濟控制的程序進行，正因如此，雙方的從屬地位是不可逆轉的。在東方，我們有韓國與日本作家的例子，他們過去曾受到中國藝術的影响，但他們却沒有對中國產生任何影响。雖然中國長期享有文化的領導地位，但却從印度吸收了一些小說的元素（例如佛教文學）^③。

這些具影响力的研究是基於民族間的直接接觸，因此組成了一個十分狹窄的範圍。自從語言學在二十年代發展起來而形式主義對文學理論提供了一些貢獻，轉為重視作品的架構並拼棄了有關作者或多或少主觀的研究開始，在文學研究上該影响力之研究便被擱置與輕視。但在七十年代，藉着深入的，而其後對比較文學革新貢獻極大的理論重整，德國學派獲得恢復這類型探索的生命力。研究者轉為以怎樣從接受的觀點上獲得反响（例如透過譯文、批評、序言）編撰歷史，按國家文學的特點把結果連起來，代替了對某一作者與其作品如何在外地獲得反响空泛的研究。就這樣，有系統地觀察如何與不同者達至的關係～外國文學～以及在文學認別上產生的差異作用^④。

這種引進吸收美學的革新直至六十年代末，這時比較文學基本上在漫長討論的沙漠路途上耕耘，與文學在結構論與符號學標誌下研究的同時，亦對一不太科學化的心理學進行評估，並組成了把重點放在理解上之文章科學，由於經過了先天的危機，比較文學獲得其重生。

我們可以肯定就是該危機狀態成為今天其生命力的主要條件。當被問及其宗旨與方法學時，可反思已訂定的文學研究和確定新路向。正如結果顯示，比較文學放棄了成為一個理論（一組用以探討附有方法學的文學命題），而成為展望，

③這過程被Claudine Samon稱為“文學遷徙”，標題是有關十七至二十世紀間，中國文學在鄰國浸透的研究選集（Salmon 1987）。她是一位歷史學家，具有同時研究社會學與文學的宗旨，因為這樣研究這些國家與其民族支派的思想是可行的，就是藉着由諳博學語言的知識分子首先閱讀吸收、其後翻譯、吸納與模仿，再組成國家文學體系的中國作品。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者 Claudine Saimon 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澳門大學舉辦了一個有關葡亞研究碩士學位課程關於這項目的學術研討會。

④藉此，Gerhard Kaiser（1980）的手冊已充份說明他是一個德國研究者，那裏接受研究具有特別的價值。透過例子，Kaiser介紹了Proust 德國的情況，並列出了有關同類研究詳細的書目。

並歡迎所有理論討論上的探討^⑤。後者的意思是：幾乎可以放棄“比較的”這詞，因為此科目的對象是對一般文學現象作反思。雖然認為這問題不適當，並會導致誤解（其中只可以與一致性作比較），但實質上却十分重視這類型探討的展望。正如從一個國際觀點上研究文學，即是企圖在其和諧與衝突的組成部份研究異地的東西～不同者。如果理論總是強制一般的事物，則這國際性的展望是其必要的條件～研究的範圍越廣泛，越能推廣世界文學的知識。

二、從世界文學至文學世界——東方的貢獻

世界文學的概念可追溯至遠久的年代，在現代的文學理論概念前。人文學家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就已幻想有一個“文學共和國”，它是指一致、團結與文化交換的共同空間。這名詞是由德國詩人 Goethe（1749–1832）創造的，並給予它直至今時今日產生反思的理解。在十九世紀初，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乃指從世界遺產最美的作品中甄選的文學知識。這世界性的概念與引致在文化上國際交流加劇與傳播增加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決定之技術與經濟特有條件有關。結果雖然在實踐上，Goethe從這些現象中擁有這個受制於歐洲模式的概念，但在世界性的理解上，文學的進程趨向包括所有文學。

與經濟範圍進行交換的同時，造就了多文化間之交流，當要維護某一文學概念時，藉着與非歐洲文學和文化的接觸，尤其是亞洲文學，Goethe特別企圖使德國文學豐富起來。這計劃展示出正如最早追求異邦派的特徵之一。該文學派別標誌了整個十九世紀，並成為該世紀的特色，它在心靈狀態上貶低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它對非歐洲為中心的文化給予重視與認識。

與資本主義體制藉着和被殖民者統治的國家不平等的交換所積聚的財富一樣，德國的東方學來自運用藉着法國與大英帝國從東方引進的文章、神話、意念及詞彙，正如是佔有來自偽造實況這一共同點，因此追求異邦派與殖民帝國的倡盛息息相關^⑥。

但比較文學並不是在這個追求異邦派的理解上具有世界性的條件，它是一個企圖強調對相似與相異組成完整的觀點上必要的認識，因此以一活躍概念的姿態出現。

⑤於一九八八年出版並組成這學科狀況較完整一點的著作中Adrian Marino指出如下：“放棄這學科擁有的歷史學、實證論與學院派的舊方針，從‘理論的’走向文學理論，並以轉型與現代化雙重運動從‘參與的’走向今時今日的思想現狀的直接聯系。這就是目前的宗旨”（Marino 1988:5）。

Marino指的“理論的”與“參與的”意思反映了目前邁向正在探討中的比較文學的兩個基本方面：在一方面，它應保持經常討論的危機狀態；另一方面，文化間的觀點保證其參與並成為一個理論上必要的證明。

⑥藉此參看Edward Said的主要著作：Orientalism（紐約，1978）對異邦學派作了批評，它是有關某一時期資本主義體制財富積聚的西方創作。

整個文學理論是基於一般化就是世界性地有效的含蓄意念之上，但這假設只能從文化間比較證明出來。至目前，由於理論的研究與制定僅以歐洲和美國作為共同文化空間，比較文學仍未能超越不同文化間的界限^⑦。

日本的經濟增長、殖民統治的結束以及同樣結束外國統治的中國劇變，使西方世界重視這個過去只能從西方旅客幻象中認識到的地方。他們輕視非西方文學態度的轉變（尤其對亞洲文學）應從打開東方學的神秘開始，就如其中一個最偉大的批評家（Said 1978）稱之為“帝國主義有缺陷的反祖性”，用作表示只能捕捉某些印象與那些在文化上呈現相同的、或可理解的事物寬容的好奇。

日本與中國都同樣持排外態度，他們對西方的開放並未顯示出對某一真確知識的任何興趣。但可喜的是，我們處身於轉變的時代，雖然也許會出現相反於禁閉的危險。例如，趨向忘記區別國籍間相異處的一沒國籍的文學概念。我們應避免那些很容易因縮減相異而變成相似的傾向：在不同文學體制上某些現象呈現與否是對不同文化間研究預期的起步。

雖然我們堅持着相對論與承認差異，但亦應強調尋找不變與持續，即在時間上一致、持久與一般性的要素，這亦是文學理論的一種慾望（Marino 1988）。雖然這不是一絕對的總結與無疑的肯定，但視為對整個理論工作共同的烏托邦：能以最少數目的命題解釋最大數目的現象。這樣，從文化間的對話認識差異與一致性，從而組成能確定這方面研究前景的普遍化過程上之一個階段。

西方與遠東詩學的比較是基於有關某一比較詩學的可能性所有疑問之上，就是：草擬一宏觀的文學理論。

從五十年代開始，這問題吸引了所有比較文學學者，好像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的某些大會以此作為會題便足以證明這點。例如第四屆全體大會（1964）以“遠東文學及其與西方文學的關係”為題；在第五屆大會（1982）以“比較詩學”為總題目，而有關“東西方詩學體系”作為其中一部份。在東京舉行的最後一次大會（1991），除了大量有關東西方之間文化問題的作品外，亞洲研究者熱烈的參與（中文語言地域的學者展示了九十份報告）擴大了亞洲成果的討論，使在較具批評與革新方面實行世界文學的計劃出現了樂觀的前景。

雖然不論在國家文學的總數或世界遺產的甄選上，我們與世界性的意念相距還遠。但現正向一般的概念邁進，它出現於某一比較文學上制度不變的（一般性）類型學的理论方案上^⑧。

⑦於一九八〇年，Gerhard Kaiser還肯定了：“在現今階段，世界文學的概念只限於歐洲範圍僅適用於實際效用問題上（……）（Kaiser 1980：60）。

⑧中國、日本與美國是文化間研究蔓延的國家，都是致力使世界文學概念增添生命力的先驅，特別是在東～西文化比較上。藉此強調美國Princeton大學教授與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已卸任的主席Earl Miner之貢獻。其工作較重視文化間比較之研究（Miner 1989）總結了有關西方文學（代表之藝術）與中～東文學（表達之藝術）間體制之分歧（Miner 1987）。在他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職位期間，對亞洲一些協會曾給予極大幫助，其中包括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在參與國際性活動上給予極大的鼓勵。

三、比較文學在使用中文地域之前景

（台灣、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門）

倘若西方對超越主要以歐洲為中心的理論在宏觀上提出阻力，那麼西方的批評理論在中國亦被視為殖民演說^⑨。台灣與香港一樣，文化大革命後之對外開放、對西方文學的重視在中國產生了震動，亦引起了對文學知識的渴望。雖然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大學是較新興的，但觀察到中西方的研究者在理論討論上十分接近，對同樣的問題敏感^⑩。另一方面，中國的開放容許了西方對這個未知的，但在比較文學研究上產生了新方向的國家有更深的認識。

我們不應迴避來自如此不同文化結合產生的困難，不正確的普遍化或誤解引致經常出現的問題。然而不應因錯誤的可能性減低對文化間研究的重要性，文化間研究是可借助於能在比較文學上確定研究結果的多種科學之探索。

雖然步步為營的探索，但正如是一項在根本上已持有一對世界某狀況並不陌生的態度之工作，我們一直強調的國際觀點與這科目的基本部份一樣，具有對世界性之熱切要求，它在尊重相異處上肯定人類共同的價值。這就沒有其它能比國際比較文學協會更具代表性了。因它能集合生活經驗截然不同的團體於同一桌子上。事實上，比較文學極依賴這些組織（特別是某些協會）以及研究者對文化間的知識提供之貢獻。所有交換與交流的途徑：如會議、研討會及刊物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正如本人曾指出的：比較文學是一個永遠討論不完的科目。

這樣便明瞭到在每一個文化空間上這科目的誕生和堅固的歷史基礎上與有關討論文學問題的步伐是一致的。就是在這方面我們一般地展示最近二十年在中華文化地域（台灣、香港與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而以澳門的情況作結束，雖然它只是最近才擠身於具有不可替代的貢獻之列。

甲、台灣

自一九六七年開始，有些中國教授提供了比較文學的課程，並於翌年（一九六八）在台灣大學出現了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課程。

他們強調的是東～西方文學關係的研究，特別是對中華文化與英美文化領域間的比較。這接觸使按較實際與更新的探索發展這科目的理論與方法學之交流獲得裨益。

^⑨第一屆葡萄牙比較文學協會代表大會展示的報告上（1990），台灣大學的Han-liang Chang描述了西方理論在中華文化地域發展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香港），並藉此提及香港大學教授Harry Levin的陳述（AVV撰寫的第一屆葡萄牙比較文學協會代表大會會議錄，里斯本一九九〇年，第182頁）。

^⑩藉此，在提及曾介紹最近期總結中國比較文學展望的John Deeney的重要作品中肯定了。

台灣的比較文學協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同年即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但自一九七〇年已開始出版Tamkang 雜誌，它展示了自六十年代末已進行研究的結果。

乙、香港

比較文學的研究已於一九六四年在香港大學現代語言系展開。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他們的探索開始注重東～西方關係，特別是對中國文化方面，而在一九七三年設立了比較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於一九七五年，該系易名為英國語言及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並在一九八九年重新易名為比較文學系，而英國語言及文化研究則以獨立形式繼續存在。同年亦開辦了主要為中～西（以英國文學為主）比較文學研究的博士學位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亦一直鼓勵比較文學的研究，促成不少有關東～西⁽¹¹⁾關係的會議及研討會，並歡迎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教授到訪。

於一九七八年，成立了香港比較文學協會，並於同年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

丙、中華人民共和國

雖然比較文學的研究在台灣和香港（按其先後）正在發展，國際的關注亦轉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自從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對西方世界的開放與認識當代多個文學學派的態度使中國產生了對該科目驚奇的熱情。

早在本世紀頭二十年～特別是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對西方的作家十分重視，但只是從五十年代開始才出現了對比較文學研究一般的渴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教師與研究者培訓之缺乏影响了所有範圍，妨碍了可喜的發展，它只能在最近二十年才繼續。中國多所大學開始提供世界文學的課程（雖然透過中文譯本），這樣促進了比較文學的誕生。在多個新增研究的組織中，較重要的分別是設於北京大學與上海國際研究大學的研究中心。

雖然中國比較文學協會僅成立於一九八五年，但在最近二十年曾舉辦了多次關於比較文學研究的會議與學術研討會。在這期間，成立了許多地區性組織，特別的有成立於一九八一年的北京比較文學協會與上海的同類型組織。亦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中國比較文學協會的簡報，提供了不少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異地比較文學的資料與書目。

(11)於一九七九年，舉行了第一屆題為“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considerations”的會議。其後出現的活動中，有於一九八八年舉行的座談會，會題亦充份反映了其宗旨“East meets West: Strategies for the Nineties”。

目前，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香港之間的交流，不僅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者參與由台灣活躍的組織定期主辦的會議，同時中國亦邀請台灣與香港的大學教授訪問研究。

這些接觸肯定了它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正如自一九九〇年開始，中國南方六個組織（包括廣東與上海）與香港協會共同出版了英文版雙年刊簡報，這份亦有中文版的簡報成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的宣傳工具，提供了西方出版較重要書目的消息（因此亦在中國受到認識），以及在國際性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展望有直接關係的會議、學術研討會與代表大會。

丁、澳門

在澳門，比較文學是較新興的研究科目，它的出現很自然是與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在澳門大學的葡萄牙語言及文化系的葡亞研究碩士學位課程的設立有關。在該課程範圍內，有多個關於東～西方文學關係研究的學術研討會，而第一次比較的目標是葡萄牙文學。從第一及第二期課程的經驗總結出有必要設立以這類學術研討會爲主作研究的比較文學碩士學位課程⁽¹²⁾。

此外，目前的葡萄牙語言及文化學士學位課程大綱也包括爲期一年的比較文學學科，這顯示了在澳門十分鼓勵這科目的發展。

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創立於一九九〇年一月，有中、葡研究者參與，其理事機構的組織正好證明了雙方的對等性。同年終期舉行了第一次有來自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葡萄牙和中國的學者參與之會議。自此，舉辦了多個由葡萄牙訪者指導的學術研討會，特別是現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Maria Alzira Seixo教授，以及鄰近地區的一些大學的中國學者。

於一九九一年，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而在同年八月代表澳門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性代表大會。

較近期的活動有由南中國的組織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與香港也有參與，同時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在前文提及之國際性簡報亦有參與工作，這標誌着澳門成爲本地區比較文學協會同盟的成員之一。

(12) 葡～亞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包括三個課程：歷史、語言和文學，都是基於文化間研究展望之上。雖然現時有一個關於課程重組的建議，但這課程已被擱置。較早前的經驗重要地總結了有必要設立一個與其它學系聯辦的課程，特別是中文研究方面：亦應針對其對象，正如使用語言方面等。

四、澳門重要的角色 總結

本人認為已充份展示了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透過比較文學，我們容許以珍貴的文化間之探討去理解一般的社會現象。此外，這從國際觀點上瞭解文學，涉及對其間相異處的尊重與重視，產生了民族間交往必然在其它範疇內亦有作用的教育學。

還有的就是澳門可向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特別的貢獻猶如本人曾指出般，在東~西方比較方面至目前進行之探索有英美文學的重要例子，但葡萄牙文學被列入拉丁語系的大家庭，具有其特殊的傳統與演變，它除了在我們不可忽視的文化上獨具標誌外（其基礎是以歐洲為中心範圍），藉着歷史的路途亦滙聚了其它文化薈萃。

在這個不平凡的地方~澳門，認識與提供葡萄牙和中國文學，組成所有可預料的，並且研究者們堅持重視與鼓勵的財富。雖然中、葡間的溝通已存在，但所作的事情十分稀少。這樣，唯一可行之路是只有在體制內才可得到有益的研究，比較文學協會除了維持經常性與同類型的組織進行更新的接觸外，更應作資料交換，顯示出在碩士與博士學位課程大綱上沒有時間上耽誤應有的準備，也許我們可以取回所有失去的東西，從而在交流上展示出我們不可替代的成果。

參考書目

- A A V V (1980) *China and the 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 Press.
- A A V V (1989) *Théorie Littéraire. Problèmes et Perspectives*. Paris: PUF.
- DEENEY, John (199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Chinese Perspectives*. Shenyang (RPC): Liaoning U Press, col. Cultural Interflow East & West.
- GUILLEN, Claudio (1985) *Entre lo uno y lo diverso. Introduccio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 Barcelona: Editorial Critica.
- KAISER, Gerhard (1980) *Introdução à Literatura Comparada*. Trad. portuguesa de Teresa Alegre. Lisboa: Gulbenkian, 1989.
- MARINO, Adrian (1988) «Comparatisme et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PUF.
- MINER, Earl (1987)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opic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Poetics Today*. Tel Aviv Univ. Vol. 8, n.º 1, pp. 123-140.
- MINER, Earl (1989) «Études Comparées Interculturelles», in A A V V *Théorie Littéraire. Problèmes et Perspectives* Paris: PUF.
- SAID, Edward (1978) *L'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ALMON, Claudine (direcção) (1987)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Publishing Corporation.

